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五回 雲中子進劍除妖

終南山有一煉氣士，名曰雲中子，乃是千百年得道之仙。那日閒居無事，手攜水火花籃，意欲往虎兒崖前採藥。方纔駕雲與霧，忽見東南上一道妖氣，直沖透雲霄。雲中子打一看時，點首嗟歎：「此畜不過是千年狐狸，今假托人形，潛匿朝歌皇宮之內，若不早除，必為大患。我出家人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……」忙喚金霞童子：「你與我將老枯松枝取一段來，待我削一木劍，去除妖邪。」

童兒曰：「何不用照妖寶劍，斬斷妖邪，永絕禍根？」

雲中子笑曰：「千年老狐，豈足當我寶劍！只此足矣。」

童兒取松枝與雲中子，削成木劍，分付童子：「好生看守洞門，我去就來。」雲中子離了終南山，腳踏祥雲，望朝歌而來。

紂王日迷酒色，旬月不朝，百姓皇皇，滿朝文武議論紛紛。

內有上大夫梅伯與首相商容、亞相比干言曰：「天子荒淫，沉湎酒色，不理朝政，本積如山，此大亂之兆也。公等身為大臣，進退自有當盡的大義。況君有諍臣，父有諍子，士有諍友，下官與二位丞相俱有責焉。今日不免鳴鐘擊鼓，齊集文武，請駕臨軒，各陳其事，以力諍之，庶不失君臣大義。」

商容曰：「大夫之言有理。」傳執殿官：「鳴鐘鼓請王陞殿。」

紂王正在摘星樓宴樂，聽見大殿上鐘鼓齊鳴，左右奏：「請聖駕陞殿。」

紂王不得已，分付妲己曰：「美人暫且安頓，待朕出殿就回。」妲己俯伏送駕。

紂王乘坐坐輦，臨殿登座。文武百官朝賀畢。天子見二丞相抱本上殿，又見八大夫抱本上殿，與鎮國武成王黃飛虎抱本上殿。紂王連日酒色昏迷，情思厭倦，又見本多，一時如何看得盡，又有退朝之意。

只見二丞相進前，俯伏奏曰：「天下諸侯本章候命。陛下何事旬月不臨大殿。日坐深宮，全不把朝綱整理，此必有在王左右迷惑聖聰者。乞陛下當以國事為重，無得仍前高坐深宮，廢弛國事，大拂臣民之望。臣聞天位惟艱，況今天心未順，水旱不均，降災下民，未有不非政治得失所致。」

「願陛下留心邦本，痛改前轍，去讒遠色，勤政恤民；則天心效順，國富民豐，天下安康，四海受無窮之福矣。願陛下幸留意焉。」

紂王曰：「朕聞四海安康，萬民樂業，止有北海逆命，已令太師聞仲剿除奸黨，此不過疥癬之疾，何足掛慮？二位丞相之言甚善，朕豈不知。但朝廷百事，俱有首相與朕代勞，自是可行，何嘗有壅滯之理。縱朕臨軒，亦不過垂拱而已，又何必嘵嘵於口舌哉。」

君臣正言國事，午門官啟奏：「終南山有一煉氣士雲中子見駕，有機密重情，未敢擅自朝見，請旨定奪。」

紂王自思：「眾文武諸臣還抱本伺候，如何了得。不如宣道者見朕閒談，百官自無紛紛議論，且免朕拒諫之名。」傳旨：「宣！」

雲中子進午門，過九龍橋，走大道，寬袍大袖，手執拂塵，飄飄徐步而來。

道人左手攜定花籃，右手執拂塵，近到滴水簷前，執拂塵打個稽首，口稱：「陛下，貧道稽首了。」

紂王看這道人如此行禮，心中不悅，自思：「朕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『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』，你雖是方外，卻也在朕版圖之內，這等可惡！本當治以慢君之罪，諸臣只說朕不能容物，朕且問他端的，看他如何應我？」

紂王曰：「那道者從何處來？」

道人答曰：「貧道從雲水而至。」

王曰：「何為雲水？」

道人曰：「心似白雲常自在，意如流水任東西。」

紂王乃聰明智慧天子，便問曰：「雲散水枯，汝歸何處？」

道人曰：「雲散皓月當空，水枯明珠出現。」

紂王聞言，轉怒為喜，曰：「方纔道者見朕稽首而不拜，大有慢君之心；今所答之言，甚是有理，乃通知通慧之大賢也。」命左右：「賜坐。」

雲中子也不謙讓，旁側坐下。雲中子欠身而言曰：「原來如此。天子只知天子貴，三教元來道德尊。」

帝曰：「何見其尊？」

雲中子曰：「聽衲子說來：但觀三教，惟道至尊。上不朝於天子；下不謁於公卿。避樊籠而隱跡，脫俗網以修真。樂林泉兮絕名絕利，隱岩谷兮忘辱忘榮。頂星冠而曜日，披布衲以長春。或蓬頭而跣足，或丫髻而幅巾。摘鮮花而砌笠，折野草以鋪茵。吸甘泉而漱齒，嚼松柏以延齡。歌之鼓掌，舞罷眠雲。」

「遇仙客兮，則求玄問道；會道友兮，則詩酒談文。笑奢華而濁富，樂自在之清貧。無一毫之罣礙，無半點之牽纏。或三三而參玄論道，或兩兩而究古談今。究古談今兮歎前朝之興廢，參玄論道兮究性命之根因。任寒暑之更變，隨烏兔之逡巡。」

「蒼顏返少，白發還青。攜簞瓢兮到市廛而乞化，聊以充飢；提花籃兮進山林而採藥，臨難濟人。解安人而利物，或起死以回生。修仙者骨之堅秀，達道老神之最靈。判凶吉兮明通爻象，定禍福兮密察人心。闡道法，揚太上之正教；書符籙，除人世之妖氛。謁飛神於帝闕，步罡氣於雷門。扣玄關，天昏地暗；擊地戶，鬼泣神欽。奪天地之秀氣，採日月之精華。」

「運陰陽而煉性，養水火以胎凝。二八陰消兮若恍若惚，三九陽長兮如杳如冥。按四時而採取，煉九轉而丹成。跨青鸞直沖紫府，騎白鶴遊遍玉京。參乾坤之妙用，表道德之慇懃。比儒者兮官高職顯，富貴浮雲；比截教兮五刑道術，正果難成。但談三教，惟道獨尊。」

紂王聽言大悅：「朕聆先生此言，不覺精神爽快，如在塵世之外，真覺富貴如浮雲耳。但不知先生果住何處洞府？因何事而見朕？請道其詳。」

雲中子曰：「貧道住終南山玉柱洞，雲中子是也。因貧道閒居無事，採藥於高峰，忽見妖氣貫於朝歌，怪氣生於禁闈，道心不缺，善念常隨，貧道特來朝見陛下，除此妖魅耳。」

紂王笑曰：「深宮秘闕，禁闈森嚴，防維更密，又非塵世山林，妖魔從何而來？先生此來莫非錯了！」

雲中子笑曰：「陛下若知道有妖魅，妖魅自不敢至矣。惟陛下不識這妖魅，他方能乘機蠱惑。久之不除，釀成大害。」

紂王曰：「宮中既有妖氛，將何物以鎮之？」

雲中子揭開花籃，取出松樹削的劍來，拿在手中，對紂王曰：「此劍乃：松樹削成名『巨闕』，其中妙用少人知。雖無寶氣沖牛斗，三日成灰妖氣離。」雲中子道罷，將劍奉與紂王。

紂王接劍曰：「此物鎮於何處？」

雲中子曰：「挂在分宮樓，三日內自有應驗。」

紂王隨命傳奉官：「將此劍挂在分宮樓前。」傳奉官領命而去。

紂王復對雲中子曰：「先生有這等道術，明於陰陽，能察妖魅，何不棄終南山而保朕躬，官居顯爵，揚名於後世，豈不美哉！何苦甘為淡薄，沒世無聞。」

雲中子謝曰：「蒙陛下不棄幽隱，欲貧道居官，貧道乃山野慵懶之夫，不識治國安邦之法，日上三竿堪睡足，裸衣跣足滿山遊。」

紂王曰：「便是這等，有什麼好處？何如衣紫腰金，封妻蔭子，有無窮享用。」

雲中子曰：「貧道身逍遙，心自在；不操戈，不弄怪；萬事忙忙付肚外。吾不思理正事而種_五，吾不思取功名如拾芥，吾不思身服錦袍，吾不思腰懸角帶，吾不思拂宰相之鬚，吾不思借君王之快，吾不思伏駑長驅，吾不思望塵下拜，吾不思養我者享祿千鍾，吾不思簇我者有人四被。」

「小小廬，不嫌窄；舊舊服，不嫌穢。制芰荷以為衣，結秋蘭以為佩。不問天皇、地皇與人皇，不問天籟、地籟與人籟。雅懷恍如秋水同，興來猶恐天地礙。閒來一枕山中睡，夢魂要赴蟠桃會。那裏管玉兔東升，金烏西墜。」

紂王聽罷，歎曰：「朕聞先生之言，真乃清靜之客。」忙命隨侍官：「取金銀各一盤，為先生前途盤費耳。」不一時，隨侍官將紅漆端盤捧過金銀。

雲中子笑曰：「陛下之恩賜，貧道無用處。隨緣隨分出塵林，似水如雲一片心。兩卷道經三尺劍，一條藜杖五弦琴。囊中有藥逢人度；腹內新詩遇客吟。一粒能延千載壽，漫誇人世有黃金。」

雲中子道罷，離了九間大殿，打了一稽首，大袖飄風，揚長竟出午門去了。

兩邊八大夫正要上前奏事，又被一個道人來講甚麼妖魅，便耽閣了時候。紂王與雲中子談講多時，已是厭倦，袖展龍袍，起駕還宮，令百官暫退。百官無可奈何，只得退朝。

紂王駕至壽仙宮前，不見妲己來接見，紂王心甚不安。

紂王問曰：「蘇美人為何不接朕？」

侍御官啟陛下：「蘇娘娘偶染暴疾，人事昏沉，臥榻不起。」

紂王聽罷，忙下龍輦，急進寢宮，揭起金龍幔帳。見妲己面似金枝，唇如白紙，昏昏慘慘，氣息微茫，懨懨若絕。

紂王便叫：「美人，早晨送朕出宮，美貌如花，為何一時有恙，便是這等垂危！叫朕如何是好？」

只見妲己微睜杏眼，強啟朱唇，作呻吟之狀，喘吁吁叫一聲：「陛下！妾身早晨送駕臨軒，午時遠迎陛下，不知行至分宮樓前候駕，猛抬頭見一寶劍高懸，不覺驚出一身冷汗，竟得此危症。想賤妾命薄緣慳，不能長侍陛下於左右，永效於飛之樂耳。乞陛下自愛，無以賤妾為念。」道罷，淚流滿面。

紂王驚得半晌無言，亦含淚對妲己曰：「朕一時不明，幾為方士所誤。分宮樓所挂之劍，乃終南山煉氣之士雲中子所進，言朕宮中有妖氣，將此鎮壓，孰意竟於美人作祟。乃此子之妖術，欲害美人，故捏言朕宮中有妖氣。朕思深宮邃密之地，塵跡不到，焉有妖怪之理。大抵方士誤人，朕為所賣。」

傳旨急命左右：「將那方士所進木劍，用火作速焚毀，毋得遲誤，幾驚壞美人。」

紂王再三溫慰，一夜無寢。